宋書

二十



列傳第四

臣沈約新撰

謝晦

謝晦字宣明陳郡陽夏人也祖朗東陽太守父重會稽王道子驃騎長史兄絢高祖鎮軍長史蚤卒晦初爲孟昶建威府中兵參軍昶死高祖問劉穆之孟昶參佐誰堪入我府穆之舉晦即命爲太尉參軍高祖嘗訊囚其旦刑獄參軍有疾札晦代之於車中一鑑訊牒催促便下相府

多事獄繫殷積晦隨問酬辯曾無違謬高祖奇之即日署刑獄賊曹轉豫州治中從事義熙八年土斷僑流郡縣使晦分判揚豫民戶以平允見稱入爲太尉主簿從征司馬休之時徐逵之戰敗見殺高祖怒將自被甲登岸諸將諫不從怒愈甚晦前抱持高祖高祖曰我斬卿晦曰天下可無晦不可無公晦死何有會胡藩已得登岸賊退乃止晦美風姿善言笑眉目分明鬢髮如漆涉獵文義朗贍多通高祖深加愛賞

羣僚莫及從征關洛内外要任悉委之劉穆之遣使陳事晦往往措異同穆之怒曰公復有還時不高祖欲以爲從事中郎以訪穆之堅執不與終穆之世不遷穆之喪問至高祖哭之甚慟晦時正直喜甚自入閤内參審穆之死問其日教出轉晦從事中郎宋臺初建爲右衛將軍尋加侍中高祖受命於石頭登壇備法駕入宮晦領游軍爲警備遷中領軍侍中如故以佐命功封武昌縣公食邑二千戶二季坐行璽封鎮西

司馬南郡太守王華大封而誤封北海太守球
版免晦侍中尋轉領軍將軍散騎常侍依晉中
軍羊祜故事入直殿省總統宿衛三月高祖不
豫給班劒二十人與徐羨之傅亮檀道濟並侍
醫藥少帝即位加領中書令與羨之亮共輔朝
政少帝既廢司空徐羨之錄詔命以晦行都督
荆湘雍益寧南北秦七州諸軍事撫軍將軍領
護南蠻校尉荆州刺史欲令居外為援慮太祖至
或別用人故遽有此授精兵舊將悉以配之器

仗軍資甚盛太祖即位加使持節依本位除授晦慮不得去甚憂遑及發新亭顧望石頭城喜曰今得脫矣尋進號衛將軍加散騎常侍進封建平郡公食邑四千戶固讓進封又給鼓吹一部初為荆州甚有自矜之色將之鎭詣從叔光祿大夫澹别澹問晦年晦答曰三十三澹笑曰昔荀中郎年二十七為北府都督卿比之已為老矣晦有愧色至江陵深結侍中王華冀以免禍二女當配彭城王義康新野侯義賓元嘉

二年遣妻曹及長子世休送女還京邑先是景平中索虜爲寇覆没河南至是上欲誅羨之等并討晦聲言北伐又言拜景陵治裝舟艦傅亮與晦書曰薄伐河朔事猶未已朝野之虞憂懼者多又言朝士多諫北征上當遣外監萬幼宗往相諮訪時朝廷處分異常其謀頗泄三年正月晦弟黄門侍郎曒馳使告晦晦猶謂不然呼諮議參軍何承天示以亮書曰計幼宗一二日必至傅公慮我好事故先遣此書承天曰外

閒所聞咸謂西討已定幼宗豈有上理晦尚謂虛妄使承天豫立答詔啓草伐虜宜須明季江夏內史程道惠得尋陽人書言朝廷將有大處分其事已審使其輔國府中兵參軍樂冏封以示晦晦又謂承天曰幼宗尚未至若復二三日無消息便是不復來邪承天答曰詔使本無來理如程所說其事已判豈容復疑晦欲焚南蠻兵籍率見力決戰士人多勸發兵乃立幡戒嚴謂司馬庾登之曰今當自下欲屈卿以三千人

守城備禦劉粹登之曰下官親老在都又素無
旅情計二三不敢受此旨晦仍問諸佐戰士三
千足守城不南蠻司馬周超對曰非徒守城而
已若有外寇可以立勳登之乃曰超必能辦下
官請解司馬南郡以授即於坐命超爲司馬建
威將軍南義陽太守轉登之爲長史南郡如故
太祖誅羡之等及晦子新除祕書郎世休收瞮
瞮子世平兄子著作佐郎紹等樂冏又遣使告
晦徐傅二公及瞮等並已誅晦先舉羡之亮哀

次發子弟凶問既而自出射堂配衣軍旅數從
高祖征討備覩經略至是指麾處分莫不曲盡
其宜二三日中四遠投集得精兵三萬人乃奉表
曰臣階緣幸會蒙武皇帝殊常之眷外聞政事
內謀帷幄經綸夷險毗贊王業預佐命之勳膺
河山之賞及先帝不豫導揚末命臣與故司徒
臣羨之左光祿大夫臣亮征北將軍臣道濟等並
升御牀跪受遺詔載貽話言託以後事臣雖凡
淺感恩自厲送往事居誠貫幽顯逮營陽失

德自絶宗廟朝野岌岌憂及禍難忠謀協契
徇國忘已援登聖朝惟新皇祚陛下馳傳乘流
曾不惟疑臨朝肜勲增崇封爵此則臣等赤
心已亮於天鑒遠近萬邦咸達於聖旨若臣等
志欲專權不顧國典便當協翼幼主孤背天日
豈復虛館七旬仰望鑾旗者哉故廬陵王於營
陽之世屢被猜嫌積怨犯上自貽非命天祚明
德屬當昌運不有所廢將何以興成人之美春
秋之高義立帝清館臣節之所司耿介不以賤遺

君父臣亦何負於宋室邪況釁孽結閱牆禍成
畏逼天下耳目豈伊可誣臣忝居藩任乃誠匪
懈爲政小大必先啓聞糾剔羣蠻淸夷境内分
留弟姪竝侍殿省陛下聿遵先志申以婚姻童
稚之目猥荷齒召薦女遷子合門相送事君之
道義盡於斯臣羨之總録百揆翼亮三世年耆
乞退屢抗表疏優旨綢繆未垂順許臣亮嘗司
喉舌恪虔夙夜恭謹一心守死善道此皆皇宋
之宗臣社稷之鎮衛而讒人傾覆妄生國釁天

威震怒加以極刑并及臣門同被孥戮雖未知
臣道濟問推理即事不容獨存先帝顧託元臣
翼命之佐勳於倭邪之手忠貞匪躬之輔不免
夷滅之誅陛下春秋方富始覽萬機民之情僞
未能鑒悉王弘兄弟輕躁昧進王華猜忌忍害
規筭威權先除執政以逞其欲天下之人知與不
知孰不爲之痛心憤怨者哉臣等見任先帝垂
二十載小心謹愼無纖介之愆伏事甫尒而嬰
君斯之罪若非先帝謬於知人則爲陛下未察

愚款臣去歲末使反得朝士及殿省諸將書並言嫌隙已成必有今日之事臣推誠仰期罔有二心不圖姦回潛遣理順難恃忠賢隕朝愚臣見襲到彥之蕭欣等在近路昔白公稱亂諸梁嬰胄惡人在朝趙鞅入伐臣義均休戚任居分陝豈可顛而不扶以負先帝遺旨輙率將士繕治舟甲須其自送投袂撲討若天祚大宋卜世靈長義師克振中流清蕩便當浮舟東下戮此三豎申理寃恥謝罪闕庭雖伏鑕赴鑊無恨於心伏願陛

下遠壽永初託付之旨近存元嘉奉戴之誠則
微臣丹款猶有可察臨表哽慨言不自盡太祖
時已戒嚴諸軍相次進路尚書符荊州曰禍福
無門逆順有數天道微於影響人事鑒於前圖
未有蹈義而福不延從惡而禍不至也故智計
之士審敗以立功守正之臣臨難以全節徐羨之
傅亮謝晦安忍鴆殺獲罪於天名教所極政刑
所取已遠暴四海宣於聖詔羨之父子亮及晦
息電斷之初並即大憲復王室之讎攄義夫之

憤國典澄明人神感悅三姓同罪既擒其二晦之室屬縲仆獄戸苟幽明所怨孤根易拔以順討逆雖厚必崩然歸死難圖獸困則噬是以爰整其旅用爲過防京師之衆天下雲集士練兵精大號響震使持節中領軍佷山縣開國侯到彥之率羽林選士果勁二萬雲旍首路組甲曜川使持節散騎常侍都督南徐兖之江北淮南青州徐州之淮陽下邳琅邪東莞七郡諸軍事征北將軍南兖州刺史永修縣開國公檀道

濟統勁鋭武卒三萬戈船蔽江星言繼發千帆
俱舉萬棹遄征散騎常侍驍騎將軍段宏鐵
馬二千風驅電擊步自竟陵直至鄢郢又命征
虜將軍雍州刺史劉粹控河陰之師衝其巢窟
湘州刺史張劭提湘川之衆直據要害巴蜀杜
荊門之險秦梁絶丹圻之逕雲網四合走伏路
盡然後鑾輿効駕六軍鵬翔警蹕前臨五牛整
旆雖以英布之氣彭寵之資登陴無名授兵誰
御加以西土之人咸沭皇澤東吳將士懷本首丘

必不自陷罪人之黨橫為亂亡之役置軍則魚潰嬰城則鳥散其勢然矣聖上愍勲哀愍其罪由晦士民何辜是用一八分前麾宣示朝旨符到其即共收擒晦身輕舟護送若巳猖蹶先事阻衛宜飜然背亂相率歸朝頃大刑所加洪恩曠洽傳亮三息特蒙全宥晦同產以下羙之諸姪咸無所涤況彼府州文武竝列王職荷國榮任身雖在外乃心辰極夫轉禍貴速後機則凶遂使王師臨郊雷電皆至噬臍之恨亦將何及時益

州刺史蕭摹之巴西太守劉道産被徵還始至江陵晦竝繫縶沒其財貨以充軍資竟陵內史殷道鸞未之郡以為諮議參軍以弟遜為冠軍竟陵內史揔留任兄子世猷為建威將軍南平太守劉粹若至周超能破之者即以為龍驤將軍雍州刺史晦率二萬發自江陵舟艦列自江津至于破冢旍旂相照蔽奪日光晦乃歎曰恨不得以此為勤王之師自領湘州刺史以張卲為輔國將軍卲不受命晦檄京邑曰王室多

故禍難荐臻營陽失德自絕宗廟廬陵王構鬩
有本屢被猜嫌且居喪失禮遐邇所具積怨犯
上自貽非道孥后釋位爰登聖明亂之未乂職
有所係按車騎大將軍王弘侍中王曇首謬蒙
時私叨竊權要弘於永初之始實荷不世之恩
元嘉之讓自謂任遇浮淺進誣先皇委誠之寄
遝長嫌隙異同之端曇首往因使下訪以今上
起居不能光揚令德彰於朝聽其言多誣故不
具說王華賊亾之餘賞擢之次先帝常見訪逮

庾有一分可取而華稟性凶猜多所忌害曩者縱人入城託疾辭事此都士庶咸所聞知以其所啓及上手答示宗叔獻又令宣告徐傅二公及周糾使下又令見咨云欲自攬政事求離任還都并令曇首具述此意又患觀道人說外人告華及到彥之謀反不謂無之城內東將數日之內操戈相待華說數爲秋當所譖常不自安凡此諸事豈有忠誠冥契若此者邪自以父亾道側情事異人外絕酒醴而宵飮是恣醜兒

凡厥士庶誰不側目又常歎宰相頃有數
人是何憒憒規總威權不顧國典保祐皇家者罹屠
戮之誅效勤社稷者致殲夷之禍搢紳之徒孰
不忼慨遂矯違詔旨遣到彥之蕭欣之輕舟見
襲即日監利左尉露檄衆軍已至揚子雖以不
武忝荷藩任國家艱難悲憤兼集若使小人得
志君子道消凡百有殄瘁之哀蒼生深橫流之
懼輒糾勒義徒繕治舟甲舳艫亘川駟介蔽野
武夫鷙勇人百其誠今遣南蠻司馬寧遠將軍

廣登之統參軍事建武將軍建平太守安泰宣
威將軍昭弘宗參軍事宣威將軍王紹之等精
銳一萬前鋒致討南蠻參軍振武將軍魏像統
參軍事宣威將軍陳珍虎旅二千參軍事建威
將軍新興太守賀愔甲卒三千相係取道南蠻
參軍振威將軍郭卓鐵騎二千水步齊舉大軍
三萬駱驛電邁行冠軍將軍竟陵內史河東太
守謝遯建威將軍南平太守謝世猷驍勇一萬
留守江陵分命參軍長寧太守竇應期步騎五

千直出義陽司馬建威將軍行南義陽太守周
超之統軍司馬振武將軍胡崇之精悍一萬北
出高陽長兼行參軍寧遠將軍朱澹之步騎五
千西出雁塞同討劉粹竝趨襄陽竒兵尚速指
景齊奮諸賢竝同國恩情兼義感今誠志士忘
身之日義夫著績之秋見機而動望風而不待
昜晦至江口到彥之已到彭城洲庾登之據巴
陵畏懦不敢進會霖雨連日參軍劉和之曰彼
此共有雨耳檀征北尋至東軍方彊唯宜速戰

登之恇怯使小將陳祐作大囊貯茅數千斛縣於颿檣云可以焚艦用火宜須晴以緩戰期晦然之遂停軍十五日乃攻蕭欣於彭城洲中兵叅軍孔延秀率三千人進戰甚力欣於陳後攤楯自衞又委軍還船於是大敗延秀又攻洲口栅陷之彥之退保隱圻晦又上表曰臣聞凶邪敗國先代成患讒豎亂朝異世齊禍故趙高矯逼秦氏用傾董卓階亂漢胙伊覆雖哲王宰世大明照臨未能使其漸弗興茲害不作姦臣王

弘等竊弄威權興造禍亂遂與弟華內外影響
同惡相成忌害忠賢圖希非望故司徒臣羨之
左光祿大夫臣亮橫被酷害并及臣門雖未知
征北將軍臣道濟存亾不容獨免遂遣蕭欣到
彥之等輕舟見襲姦僞之甚一至於斯羨之及
亮或宿德元臣姻婭皇極或任總文武位班三
事道濟職惟上將扞城是司皆受遇先朝棟梁
一代臣昔因時幸過蒙先眷內闈政事外經戎
旅與羨之亮等同被齒眄既經啓王基協濟大

業爰自權輿暨于揖讓誠積雖微仍見紀録竝蒙丹書之誓各受山河之賞欲使輿宋升降傳之無窮及聖體不預穆卜無吉召臣等四人同升御牀顧命領遺委以家國仰奉成旨俯竭股肱忠貞不效期之以死但營陽勃德日絶於天社稷之危憂在託付不有所廢將焉以興乃遠稽殷漢用升聖德陛下順流秉傳不聽張武之疑入邸龍飛非俟宋昌之議斯乃主臣相信天人合契九五當陽化形四海羨之及亮內讚皇

猷臣與道濟分翰于外普天之下孰曰不宜遂
蒙寵授來鎮此方分留弟姪以侍臺省到任以
來首尾三載雖形在遠外心係本朝事無大小
動皆咨啓八州之政罔一專輒尊上之心足貫
幽顯陛下遠述先旨申以婚姻大息世休復蒙
引召是以去秊送女遣兒闔家俱下血誠如此
未知所愧而凶狡無端妄生釁禍羨之内誅臣
受外伐顧省諸懷不識何辜天聽遐邈陳訴靡
由弘等既蒙寵任得侍左右自謂勢擅狐鼠理

陽襄擾又以陛下富於春秋始覽政事欲馮陵
恩幸闚望國權親從磐跱規自封殖不除臣等
因得專權所以交結纔慝成是亂階又惟弘等
所構當以營陽爲言廬陵爲皐又以臣等位高功
同內外膠固陛下信其厚皃忽厥左道三至下機
能不暫惑伏自尋省廢昏立明事非爲己廬陵之
事不由傍人內積蕭牆之釁外行叔段之罰既制
之有主臣何預焉然廬陵爲性輕險悌順不足武
皇臨崩亦有口詔比雖發自營陽實非國禍至於

羨之亮等周旋同體心腹內外政欲勠力皇家盡忠報王若令臣等頗欲執權不專為國初廢營陽陛下在遠武皇之子尚有童幼擁以號令誰敢非之而泝流三千虛館三月奉迎鑾駕以遵下武血心若斯易為可鑒且臣等奉事先朝十有七年並居顯要世稱恭謹不圖一旦致茲釁罰夫周公大賢尚有流言之謗伯奇至孝不免譖愬之禍慈父非無情於仁子明君豈有志於貞臣姦遘所移勢回山岳況乃精誠微淺而

望求信者哉詩不云乎讒人罔極交亂四國豈
悌君子無信讒言陛下躬覽篇籍研覈是非
舋兆之萌宜應深察臣竊懼王室小有皇甫之
患大有閻樂之禍夙夜慇憂若無首領夫周道
浸微桓文稱伐君側亂國趙鞅入誅況今凶禍
滔天辰極危逼台輔拏戮岳牧傾陷臣才非絳
侯安漢是職人愧博陸屬奉遺旨國難既深家
痛亦竊輒簡徒繕甲軍次巴陵蕭欣窘懾望
風奔迸臣誠短劣在國忘身仰憑社稷之靈俯

厲義勇之氣將長驅電掃直入石頭梟翦元凶
誅夷首惡弔二公之冤魂寫私門之禍痛然後
分歸司寇甘赴鼎鑊雖死之日猶生之年伏惟
陛下德合乾元道侔玄極鑒凶禍之無端察貞
亮之有本回日月之照發霜電之威梟四凶於
廟庭懸三監於絳闕申二台之匪辜明兩藩之
無罪上謝祖宗下告百姓遣一乘之使賜咫尺
之書臣便勒衆旋旗還保所任須次近路䇿復
表聞初晦與徐羨之傅亮謀爲自全之計晦據

上流而擅道濟鎮廣陵各有彊兵以制持朝廷羨之亮於中秉權可得持久及太祖將行誅王華之徒咸云道濟不可信太祖曰道濟止於脅從本非事主殺害之事又所不關吾召而問之必異於是詔道濟入朝授之以衆委之西討晦聞羨之等死謂道濟必不獨全及聞率衆來上惶懼無計道濟既至與彥之軍合牽艦緣岸晦始見艦數不多輕之不即出戰至晚因風帆上前後連咽西人離阻無復鬬心臺軍至忌置

洲尾削艦過江晦大軍一時潰散晦夜出投巴陵得小船還江陵初雝州刺史劉粹遣弟竟陵太守道濟與臺軍主沈敞之襲江陵至沙橋周超率萬餘人與戰大破之俄而晦敗問至晦至江陵無它處分唯愧謝周超而已超其夜舍軍單舸詣到彥之降衆散略盡乃攜其弟遯兄子世基等七騎北叛遯肥壯不能騎馬晦每待之行不得速至安陸延頭爲戍主光順之所執順之晦故吏也檻送京師於路作悲人道其詞曰

悲人道兮悲人道之實難哀人道之多險傷人道之寡安懿華宗之冠冑固清流而遠源樹文德於庭戶立操學於衡門應積善之餘祐當履福之所延何小子之凶放實招禍而作愆值革變之大運遭一顧於聖皇參謀猷於朔物贊帝制於宏綱出治戎於禁衛入關言於帷房分河山之珪組繼文武之龜章禀顧命於西殿受賚寄於御牀伊懦劣其無節實懷此而不忘荷隆遇於先主欲報之於後王夏憂託付之無

効懼愧言於存亡謂繼體其嗣業能增輝於前
光居遏密之未幾越禮度而湎荒普天壤而殞
氣必社稷之淪喪矧吾儕之體國實啓處而匪遑
藉億兆之一志固昏極而明彰諒主尊而民晏
信卜祚之無疆國既危而重構家已衰而載昌
獲扶顛而休否冀世道之方康朝褒功以疏爵
祗命服於西蕃奏簫管之嘈囋擁朱旄之赫煌
臨八方以作鎮響文武之桓桓屬薄弱以為政實
忘食於日旰豈申甫之敢慕庶惟宋之屏翰甫

逾歷其三稔實周回其末再豈有慮於內

其云裁痛夾輔之二宰竝加辟而靡貸

衰弱息之從禍悲發中而心痗伊荆淒之良彥

逮文武之子民見忠貞而弗亮覩理屈而莫申

皆義槩而同憤咸荷戈而競臻浮舳艫之弈弈

陳車騎之轔轔覲人和與師整謂茲兵其誰陳

庶亾寃之雪怨反涇渭於彝倫齊輕舟於江曲

殄銳敵其皆湮勸陸徒於白水寇無反於隻輪

氣有捷而益壯威既肅而彌振嗟時哉之不與迕

風雨以踰旬我謀戰而不克彼繼奔其蹶蹷之
智勇之奇正忽孟明而是遵苟成敗其有數豈
怨天而尤人恨矢石之未竭遂摧師而覆陳誠
得喪之所遭固當之其無吝痛同懷之弱子横
遭罹之殃釁募智未窮而事傾力未極而莫振誓
同盡於鋒鏑我怯劣而愆信愍弟姪之何辜實
吾咎之所嬰謂九夷其可處思致免以全生詹
性命之艱遂乃窘絀於邊亭亦何忤於天地備
艱危而是丁我聞之於昝誥功彌高而身蹴霍

芒刺而幸免卒傾宗而滅族周嘆貴於獄吏終
下蕃而靡鞠雖明德之大賢亦不免於殘戮懷
今憚而忍人怨向惠而莫復續無賞而震主將
何方以自牧非砎石之圖照孰違禍以取福著
殷鑑於自古豈獨嘆於季叔能安親而揚名諒
見稱於先哲保歸全而終孝傷在余而皆缺辱
歷世之平素忽盛滿而傾滅惟烝嘗與灑埽痛
一朝而永絕問其誰而為之寔孤人之險戾皐
有踰於丘山雖百死其何雪羈角偃兮衡閭親

朋交兮乎義雖履尚兮不一隆分好兮情寄俱
憚耕兮從祿覲世道兮艱詖規志局兮功名每
謂之兮爲易今定謚兮闔棺懋明智兮咨議雖
待盡兮爲恥譽厚顏兮靡寘長揖兮數子謝爾
兮明智百齡兮浮促終焉兮斟克臥盡兮斧斤
理命兮同得世安彼兮非此豈曉分兮辨惑御
莊生之達言請承風以爲則周超既降到彥之
以參府事劉粹遣參軍沈敞之告彥之沙橋之
敗事由周超彥之乃執之先繫廨等猶未即戮

於是與晦遯兄子世基世猷及同黨庾登之孔延秀周超費愔竇應期蔣虔嚴千斯等並伏誅世基絢之子也有才氣臨死爲連句詩曰偉哉橫海鱗壯矣乘天翼一旦失風水翻爲螻蟻食晦續之曰功遂侔昔人保退無智力既涉太行險斯路信難陟晦死時年三十七庾登之殷道鸞何承天並皆原免初河東人商玄石爲晦參軍晦爲逆玄石密欲推西人庾田夫及到彥之從弟爲主田夫等不敢許知玄石獨謀不立遂

爲晦領幢事旣平恨本心之不遂投水死太祖嘉之以其子懷福爲衡陽王義季右軍參軍督護晦走左右皆棄之唯有延陵蓋追隨不舍太祖嘉之後以蓋爲長沙王義欣鎭軍功曹督護

史臣曰謝晦坐璽封違謬遂免侍中斯有以見高祖之識治宰臣之稱職也夫拏戮所施事行重釁左黜或用義止輕愆輕愆物之所輕重釁人之所重故斧鉞希行於世徽纆日用於朝雖貴臣細故不以任隆弛法至乎下肅上尊用此

道也自太祖臨務茲典稍違綱以疏行法爲恩息妨德害美抑此之由降及大明傾詖愈甚自非許竊深私陵犯密諱則左降之科不行於權戚若有身觸盛旨釁非國刑免書裁至弔客固望其門矣由是律無恒條上多弛行綱維不舉而網目隨之所以吉人防箸在微愼大由小蓋爲此云

列傳第四　　宋書四十四

列傳第五　　宋書四十五

臣沈約新撰

王鎮惡

檀韶

向靖

劉懷愼

劉粹

王鎮惡北海劇人也祖猛字景略苻堅僭號關中猛爲將相有文武才北土重之父休僞河東

太守鎮惡以五月五日生家人以俗忌欲令出
繼疎宗猛見奇之曰此非常兒昔孟嘗君惡月
生而相齊是兒亦將興吾門矣故名之爲鎮惡
年十三而苻氏敗亡關中擾亂流寓崤澠之間
嘗寄食澠池人李方家方善遇之謂方曰若遭
遇英雄主要取萬户侯當厚相報方答曰君丞
相孫人才如此何患不富貴至時願見用爲本
縣令足矣後隨叔父曜歸晉客居荆州頗讀諸
子兵書論軍國大事騎乘非所長關弓亦甚弱

而意略縱橫果决能斷廣固之役或薦鎮惡於
高祖時鎮惡爲天門臨澧令即遣召之既至與
語甚異焉因留宿明旦謂諸佐曰鎮惡王猛之
孫所謂將門有將也即以爲青州治中從事史
行參中軍太尉軍事署前部賊曹拒盧循於查
浦屢戰有功封博陸縣五等子高祖謀討劉毅
鎮惡曰公若有事西楚請賜給百舸爲前驅義
熙八年劉毅有疾求遣從弟兖州刺史藩爲副
貳高祖僞許之九月大軍西討轉鎮惡參軍事加

振武將軍高祖至姑孰遣鎮惡率龍驤將軍蒯
恩百舸前發其月二十九日也戒之曰若賊知吾
上比軍至亦當少日耳政當岸上作軍未辦便
下船也卿至彼深加籌量可擊便燒其船艦且浮
舸水側以待吾至慰勞百姓宣揚詔旨并赦文
及吾與衛軍府文武書罪止一人其餘一無所
問若賊都不知消息未有備防可襲便襲今去
但云劉兗州上鎮惡受命便晝夜兼行於鵲洲
尋陽河口巴陵守風凡四日十月二十二日至豫

章口云江陵城二十里自鎭惡進路揚聲劉兗
州上毅謂爲信然不知見襲鎭惡自豫章口捨
船步上蒯恩軍在前鎭惡次之舸留一二人對
舸岸上豎六七旗下輒安一鼓語所留人計我
將至城便長嚴令後有大軍狀又分隊在後令
燒江津船艦鎭惡逕前襲城語前軍若有問者
但云劉兗州至津戍及百姓皆言劉藩實上晏
然不疑未至城五六里逢毅要將朱顯之與十
許騎步從者數十欲出江津問是何人答云劉

兖州至顯之馳前問蕃在所答云在後顯之既
見軍不見蕃而見軍人簷䰍戰具望見汙津船
艦已被燒烟焰張天而鼓嚴之聲甚盛知非蕃
上便躍馬馳去告毅外有大軍似從下上垂巳
至城汙津船悉被火燒矣行令閉諸城門鎮惡
亦馳進軍人緣城得入門猶未及下關因得開大
城東門大城内毅凡有八隊帶甲千餘巳得戒
嚴蒯恩入東門便北回擊射堂前攻金城東門
鎮惡入東門便直擊金城西門軍人分攻金城内

東從舊將猶有六隊千餘人西將及能細直吏快手復有二千餘人食時就鬬至中晡西人退散及歸降略盡鎭惡入城便因風放火燒大城南門及東門又遣人以詔及赦文并高祖手書凡三函示毅毅皆燒不視金城內亦未信高祖自來有王桓者家在江陵昔手斬桓謙爲高祖所賞拔常在左右求還西迎家壻是率十餘人助鎭惡戰下晡間於金城東門北三十步鑿城作一穴桓便先衆入穴鎭惡自後繼之隨者稍

多因短兵接戰鎮惡軍人與毅東將或有是父兄子弟中表親親者鎮惡令且鬬且共語衆益知高祖自來人情離懈一更許聽事前陣散潰斬毅勇將趙蔡毅左右兵猶閉東西閤拒戰鎮惡慮闇夜自相傷犯乃引軍出繞金城開其南面以爲退路毅慮南有伏兵三更中率左右三百許人開北門突出初毅常所乘馬在城外不得入蒼卒無馬毅便就子肅民取馬肅民不與朱顯之謂曰人取汝父而惜馬不與汝今

自走欲何之奪馬以授毅初出政值鎮惡軍衝之不得去回衝蒯恩軍軍人鬬已一日疲倦毅得從大城東門出奔牛牧佛寺自縊死鎮惡身被五箭射鎮惡手所執矟於手中破折江陵平後二十日大軍方至署中兵出爲安遠護軍武陵内史以討劉毅功封漢壽縣子食邑五百戶蠻帥向博抵根據阮頭屢爲凶暴鎮惡討平之初行告刺史司馬休之求遣軍以爲聲援休之遣其將朱襄領衆助鎮惡會高祖西討休之

鎮惡乃告諸將曰百姓皆知官軍已上朱褒等
復是一賊表裏受敵吾事敗矣乃率軍夜下江
水迅急倏忽行數百里直據都尉治既至乃以
竹籠盛石堙塞水道褒軍下來岸擊之斬褒首
殺千餘人鎮惡性貪旣破褒因停軍抄掠諸蠻
不時反及至江陵休之巳平高祖怒不時見之
鎮惡笑曰但令我一見公無憂矣高祖尋登城
喚鎮惡鎮惡爲人彊辯有口機隨宜酬應高祖
乃釋休之及魯宗之奔襄陽鎮惡統荊恩諸

軍水路追之休之等奔羌鎮惡追躡盡境而還除游擊將軍十二年高祖將北伐轉鎮惡爲咨議參軍行龍驤將軍領前鋒將發前將軍劉穆之見鎮惡於積弩堂謂之曰公慜此遺黎志蕩逋逆昔晉文王委伐蜀於鄧艾今亦委卿以關中想勉建大功勿孤此授鎮惡曰不克咸陽誓不復濟江而還也鎮惡入賊境戰無不捷邵陵許昌望風奔散破虎牢及栢谷塢斬賊帥趙玄軍次洛陽僞陳留公姚洸歸順進次澠池造故人

李方家升堂見母厚加酬賚即版授方爲澠池令遣司馬毛德祖攻僞弘農太守尹雅於蠡城生擒之仍行弘農太守方軌長驅徑據潼關僞大將軍姚紹率大衆拒嶮深溝高壘以自固鎮惡懸軍遠入轉輸不充與賊相持久將士乏食乃親到弘農督上民租百姓競送義粟軍食復振初高祖與鎮惡等期若剋洛陽須大軍至未可輕前既而鎮惡等逕向潼關爲紹所拒不得進而軍又乏食馳告高祖求遣粮援時

高祖沿河索虜屯據河岸軍不得前高祖呼所
遣人開舫北戸指河上虜示之曰我語令勿進
而輕佻深入岸上如此何由得遣軍鎮惡既得
義祖紹又病死僞撫軍姚讚代紹守險衆力猶
盛高祖至湖城讚引退大軍次潼關謀進取之
計鎮惡請率水軍自河入渭僞鎮北將軍姚彊
屯兵涇上鎮惡遣毛德祖擊破之直至渭橋鎮
惡所乘皆蒙衝小艦行船者悉在艦内羌見艦
泝渭而進艦外不見有乘行船人北士素無舟

檝莫不驚惋咸謂爲神鎮惡既至令將士食畢便棄船登岸渭水流急倏忽間諸艦悉逐流去時姚泓屯軍在長安城下猶數萬人鎮惡撫慰士卒曰卿諸人並家在江南此是長安城北門外去家萬里而舫乘衣糧並已逐流去豈復有求生之計邪唯宜死戰可以立大功不然則無遺類矣乃身先士卒衆亦知無復退路莫不騰踊爭先泓衆一時奔潰即陷長安城泓挺身逃走明日率妻子歸降城内夷晉六萬餘戶鎮惡

宣揚國恩撫慰初附號令嚴肅百姓安堵高祖
將至鎮惡於灞上奉迎高祖勞之曰成吾霸業
者眞卿也鎮惡再拜謝曰此明公之威諸將之
力鎮惡何功之有焉高祖笑曰卿欲學馮異也
是時關中豐全倉庫殷積鎮惡極意收斂子女
玉帛不可勝計高祖以其功大不問也進號征
虜將軍時有白高祖以鎮惡既克長安藏姚泓
僞輦爲有異志高祖密遣人覘輦所在泓輦飾
以金銀鎮惡悉剔取而棄輦於垣側高祖聞之

乃安高祖留第二子桂陽公義真爲安西將軍雍秦二州刺史鎭長安鎭惡以本號領安西司馬馮翊太守委以扞禦之任時西虜佛佛彊盛姚興世侵擾北邊破軍殺將非一高祖既至長安佛佛畏憚不敢動及大軍東還便寇逼北地義真遣中兵參軍沈田子距之虜甚盛田子屯劉回堡遣使還報鎭惡鎭惡對田子使謂長史王脩曰公以十歲兒付吾等當各思竭力而擁兵不進寇虜何由得平使還具說鎭惡言田子素與鎭惡

不協至是益激怒二人常有相圖志彼此毋相
防疑鎮惡率軍出北地為田子所殺事在序傳
時年四十六田子又於鎮惡營內殺鎮惡兄基
弟鴻遵淵及從弟昭朗弘凡七人是歲十四年
正月十五日也高祖表曰故安西司馬征虜將
軍王鎮惡志節亮直機略明舉自策名州府屢
著誠績荊南遘釁勢據上流難興疆蕃憂兼內
侮鎮惡輕舟先邁神兵電臨旰食之虞一朝霧
散及王師西伐有事中原長驅洛陽肅清湖陝

入渭之捷指麾無前遂廓定咸陽俘執僞后克成之効莫與爲疇實扞城所寄國之方邵也近北虜遊魂寇掠渭北統率衆軍曜威撲討戢還奔還次涇上故龍驤將軍沈田子忽發狂易奄加刃害忠勳未究受禍不圖痛惜兼至惋悼無已伏惟聖懷爲之傷惻田子狂悖即已備憲鎭惡誠著艱難勳參前烈殊績未酬宜蒙追寵願敕有司議其褒贈於是追贈左將軍青州刺史高祖受命追封龍陽縣侯食邑千五百

已諡曰壯侯配食高祖廟廷子靈福嗣位至南平王鑠右軍諮議參軍靈福卒子述祖嗣述祖卒子敞嗣齊受禪國除鎭惡弟康留關中及高祖北伐鎭惡爲前鋒康逃匿田舍鎭惡次潼關康將家奔之高祖板爲彭城公前將軍行參軍鎭惡被害康逃藏得免攜家出洛陽到彭城歸高祖即以康爲相國行參軍求還洛陽視母尋值關陝不守康與長安徙民張旿醜劉雲等唱集義徒得百許人驅率邑郭僑戶七百餘家共

保金墉城爲守戰之備時有一人邵平率部曲
及并州乞活一千餘戶屯城南迎亡命司馬文榮
爲主又有亡命司馬道恭自東垣率三千人屯
城西亡命司馬順明五千人屯陵雲臺順明遣
刺殺文榮平復推順明爲主又有司馬楚之屯
柏谷塢索虜野坂戍主異弰公遊騎在芒上攻
逼交至康堅守六旬宋臺建除康寧朔將軍
河東太守遣龍驤將軍姜　率軍救之諸亡命
並各奔散高祖嘉康節封西平縣男食邑三百戶

進號龍驤將軍迎康家還京邑勸課農桑百姓
甚親賴之永初元年卒官時年四十九葬於
偃師城西追贈輔國將軍無子以兄河西太守
基子天祐嗣當太祖元嘉二十七年隨劉康祖
伐索虜敗没子懷祖嗣
檀韶字令孫高平金鄉人也世居京口初辟本
州從事西曹主簿輔國司馬高祖建義韶及弟
祗道濟等從平京城行參高祖建武將軍事都
邑既平爲鎮軍將軍加寧遠將軍東海太守

進號建武將軍遷龍驤將軍秦郡太守北陳留內史以平桓玄功封巴丘縣侯食邑五百戶復參車騎將軍事加龍驤將軍遷驃騎將中軍諮議參軍加寧朔將軍從征廣固率向彌胡藩等五十人攻臨朐城克之及圍廣固慕容超夜燒樓當韶圍分降號橫野將軍城陷之日韶率所領先登領北琅邪太守進號寧朔將軍琅邪內史從討盧循於左里又有戰功并論廣固功更封宜陽縣侯食邑七百戶降先封一等為伯減戶之

半二百五十戶賜秪子臻坐六門內乘輿白衣
領職義熙七年號輔國將軍八年丁母憂起爲
冠軍將軍明年復爲琅邪內史淮南太守將軍
如故鎮姑孰尋進號左將軍領本州大中正十
二年遷督江州豫州之西陽新蔡二郡諸軍事
江州刺史將軍如故有罪免官高祖受命以佐
命功增八百戶并前千五百戶韶嗜酒貪橫所
莅無績上嘉其合門從義弟道濟又有大功故
特見寵授永初二年卒於京邑時年五十六追贈

安南將軍加散騎常侍子緒嗣緒卒無子國除祗子臻嗣臻卒子遐嗣齊受禪國除祗弟道濟並別有傳

向靖字奉仁小字彌河內山陽人也名與高祖同改稱小字世居京口與高祖少舊從平京城參建武軍事進平京邑板參鎮軍軍事加寧遠將軍京邑雖平而羣寇互起彌與劉藩子龍符征破桓歆桓石康石綏於白茅攻壽陽剋之義熙三年遷建武將軍秦郡太守北陳留內史

戍堂邑以平京城功封山陽縣五等侯從征鮮
卑大戰於臨朐累月不決彌與檀韶等分軍自
間道攻臨朐城彌擐甲先登即時潰陷斬其牙
旗賊遂奔走攻拔廣固彌又先登盧循屯據蔡
洲以親黨院賜爲豫州刺史攻逼姑孰彌率譙
國內史趙恢討之時輔國將軍毛脩之戍姑孰
告急續至彌兼行進討破賜收其輜重除中軍
諮議參軍將軍如故盧循退走高祖南征彌爲
前鋒於南陵雷池左里三戰並大捷軍還除太

尉諮議參軍下邳太守將軍如故八年轉游擊
將軍尋督馬頭淮西諸郡軍事龍驤將軍鎮蠻
護軍安豐汝陰二郡太守梁國內史戍壽陽以
平廣固盧循功封安南縣男食邑五百戶十年遷
冠軍將軍高陽內史臨淮太守領石頭戍事高
祖西伐司馬休之以彌爲吳興太守將軍如故
明年高祖北伐彌以本號侍從留戍碻磝進屯
石門栢谷遷督北青州諸軍事北青州刺史將
軍如故高祖受命以佐命功封曲江縣侯食邑

千戶遷太子左衛率加散騎常侍二年卒官時年五十九追贈前將軍彌治身儉約不營室宇無園田商貨之業時人稱之子植嗣多過失不受母訓奪爵更以植次弟植紹封又坐殺人國除植弟柳字玄季有學義才能立身方雅無所推先諸盛流並容之太尉袁淑司空徐湛之東陽州刺史顔立皆與友善歷始興王濬征北中兵參軍始興內史南康相藏質爲逆召柳至尋陽與之俱下質敗歸降下獄死彌弟劭永初中

爲宣城太守劭弟子亮以私忿殺彌妻施氏託云奴客所殺劭輒於墓所殺亮及彌妾幷奴婢七八人匿不聞官爲有司所奏詔無所問元嘉初卒於義興太守

劉懷慎彭城人左將軍懷肅弟也少謹慎質直始參高祖鎮軍騎將軍事振威將軍彭城內史從征鮮卑每戰必身先士卒及克廣固懷慎率所領先登從高祖距盧循於石頭屢戰克捷加輔國將軍義熙八年以本號監北徐州諸軍事

鎮彭城尋加徐州刺史爲政嚴猛境內震肅九年
亡命王靈秀爲寇討平之十一年進北中郎將
以平廣固盧循功封南城縣男食邑五百戶十
三年高祖北伐以爲中領軍征虜將軍衞贊轂
坐府中相殺免官雖名位轉優而恭恪愈至每所
之造位任不踰已者皆束帶門外下車其謹退
類如此宋臺立召爲五兵尚書仍督江北淮南
諸軍前將軍南晉州刺史復徵爲度支尚書加
散騎常侍高祖遷都壽春留懷慎督北徐兖

青徐北諸軍事中軍將軍徐州刺史以亡命入廣
陵城降號征虜將軍永初元年以佐命功進爵
爲侯增邑千戶進號平北將軍徵爲五兵尚書
加散騎常侍光祿大夫景平元年遷護軍將軍
常侍士故特賜班於宗族家無餘財二年卒時
年六十一追贈撫軍謚曰肅侯子德願嗣世祖
大明初爲游擊將軍領石頭戍事坐受賈客韓
佛智貨下獄奪爵土後復爲秦郡太守德願性
麤率爲世祖所狎侮上寵姬殷貴妃薨葬畢數

與群臣至熙墓謂德願曰卿哭貴妃若悲
當加厚賞德願應聲便號慟撫膺擗踊涕
泗交流上甚悅以爲豫州刺史又令醫術
人羊志哭殷氏志亦嗚咽他日有問志卿
那得此副急淚志時新喪愛姬荅曰我爾
白自哭亡妾耳志滑稽善爲諧謔上亦愛
狎之德願善御車嘗立兩柱使其中劣通
車軸乃於百餘步上振轡長驅未至數尺
打牛奔從柱間直過其精如此孝武聞其

能爲之乘畫輪車幸太宰江夏王義恭第德願岸著籠冠短朱衣執轡進止甚有容狀永光中爲廷尉與栁元景厚善元景敗下獄誅懷慎庶長子榮祖少好騎射爲武帝所知及盧循攻逼時賊乘小艦入淮拔栅武帝宣令三軍不得輙射賊榮祖不勝憤怒冐禁射之所中應弦而倒帝益竒焉以戰功參太尉軍事從討司馬休之彭城内史徐逵之敗沒諸將意沮榮祖請戰愈厲

高祖乃解所著鎧以授之榮祖率所領陷陣身被數創會賊破走加振威將軍尋參世子征虜軍事領遂成令高祖北伐轉鎮西中兵參軍寧遠將軍水軍入河與朱超石大破索虜於半城又攻劉度壘克之高祖大饗戰士謂榮祖曰卿以寡克衆攻無堅城雖古名將何以過此轉爲太尉中兵參軍加建威將軍既破長安姚泓女婿徐衆率其餘衆連營叛走榮祖與檀道濟等攻營破之斬首擒馘不可稱計十四年除彭城內

史又補相國參軍其年遣榮祖還都爲世子中
兵參軍永初元年除越騎校尉尋轉右軍將軍
索虜南寇司州刺史毛德祖陷没榮祖時居父
艱起爲輔國將軍追論半城之功賜爵都鄉侯
榮祖爲人輕財貴義善撫將士然性偏隘褊隘
頗失士君子之心領軍將軍謝晦深接待之廢
立之際要榮祖固辭獲免及晦出鎭荆楚欲
請爲南蠻校尉榮祖又固止之其年冬卒德
願弟興祖青州刺史懷愼弟懷默冠軍將軍

江夏內史太中大夫懷黜子道球巴東建平二郡太守道球弟孫登武陵內史孫登子亮世祖大明守爲武康令時境內多盜鑄錢亮掩討無不禽所殺以千數太宗泰始初爲巴陵王休若鎮東中兵參軍北伐南討功冠諸將封順陽縣侯食邑六百戶歷黃門郎梁益二州刺史在任廉儉不營財貨所餘公祿悉以還官太宗嘉之下詔褒美亮在梁州忽服食修道欲致長生迎武當山道士孫道胤令合仙藥至益州泰豫元

年藥始成而未出火毒孫不聽亮服亮苦欲服
平旦開城門取井華水服至食鼓後心動如刺
中間便絶後人逢見乘白馬將數十人出關西
行共語分明此乃道家所謂尸解者也追贈冠軍
將軍謚曰剛侯孫登弟道隆元嘉二十二年爲
盧江太守世祖舉義棄郡來奔以補南中郎參
軍事加龍驤將軍時世祖分麾下以爲三幢道隆
與中兵參軍王謙之馬文恭各領其一大明中
歷黃門侍郎徐青冀三州刺史前廢帝景和中

以爲右衛將軍永昌縣侯食邑五百戶委以腹心之任泰始初爲太宗盡力遷衛將軍中護軍尋賜死事在建安王休仁傳王謙之字休光瑯邪臨沂人晉司州刺史胡之曾孫也世祖初歷驍騎將軍御史中丞吳興太守以南下之功封石陽縣子食邑五百戶大明三年卒贈前將軍謚曰肅子應之嗣大明末爲衡陽內史晉安王子勛反應之起義拒湘州行事何慧文爲慧文所殺事在鄧琬傳追贈侍中應之弟雲之順帝

昇明中貴達馬文恭扶風人也亦以功封泉陵縣子食邑五百戶世祖即位爲游擊將軍頃之卒

劉粹字道冲沛郡蕭人也祖恢持節監河中軍事征虜將軍粹家在京口少有志幹初爲州從事高祖克京城參建武軍事從平京邑轉參鎮軍事尋加建武將軍沛郡太守又領下邳太守復爲車騎中軍參軍從征廣固戰功居多以義功封西安縣五等侯軍還轉中軍諮議參軍盧循逼京邑京口任重太祖時年四歲高祖使粹奉太

祖鎮京城轉游擊將軍遷建威將軍江夏相衛
將軍毅粹族兄也粹盡心高祖不與毅同高祖
欲謀毅衆竝疑粹在夏口高祖愈信之及大軍
至粹竭其誠力事平封灄縣男食邑五百戶母
憂去職俄而高祖討司馬休之起粹爲寧朔將
軍竟陵太守統水軍入河明年進號輔國將軍
遷相國右司馬侍中中軍司馬冠軍將軍遷左
衛將軍永初元年以佐命功改封建安縣侯食
邑千戶二年以役使監吏免官尋督江北淮南

郡事征虜將軍廣陵太守三年以本號督豫司
雍并四州南豫州之梁郡弋陽馬頭三郡諸軍
事豫州刺史領梁郡太守鎮壽陽治有政績少
帝景平二年譙郡流離六十餘家叛没虜趙炅
秦剛等六家悔倍還投陳留襄邑縣頓謨等村
粹遣將苑縱夫討叛戶不及因誅殺謨等三十
家男丁一百三十七人女弱一百六十二口收付
作部粹坐貶號為寧朔將軍時索虜南寇粹
遣將軍李德元襲許昌殺僞潁川太守庫龍

於是陳留人董邈自稱小黃盟主斬僞征虜將軍
廣州刺史司馬世賢傳首京都太祖即位遷使
持節督雍梁南北秦四州荆州之南陽竟陵順
陽襄陽新野隨六郡諸軍事征虜將軍領寧
蠻校尉雍州刺史襄陽新野二郡太守在任簡
役愛民罷諸沙門二千餘人以補府史元嘉三
年討謝晦遣粹弟車騎從事中郎道濟龍驤
將軍沈敞之就粹自陸道向江陵粹以道濟行
竟陵內史與敞之及南陽太守沈道興步騎至

沙橋爲疇司馬周超所敗士衆傷死者過半降號寧朔將軍初疇與粹厚善以粹子曠之爲參軍粹受命南討一無所顧太祖以此嘉之疇遣送曠之還粹亦不害也明年粹卒時年五十三追贈安北將軍持節本官如故曠之嗣官至晉熙太守曠之卒子琛嗣琛卒無子國除琛弟亮順帝昇明末尚書駕部郎粹庶長子懷之爲臨州內史與臧質同逆伏誅粹弟道濟尚書起部郎王弘車騎從事中郎江夏王義恭撫軍司馬

河東太守仍遷振武將軍益州刺史長史費謙
別駕張熙參軍楊德年等並聚斂興利而道濟
委任之傷政害民民皆怨毒太祖聞之與道濟
詔戒之曰聞卿在任未盡清省又頗爲殖貨若
万一有此必宜改之比傳人情不政緝諧當以法
御下深思自警以副本望道濟雖奉此旨取化如
初有司馬飛龍者自稱晉之宗室晉末走仇池
元嘉九年聞道濟綏撫失和遂自仇池入綿竹
崩動羣小得千餘人破巴興縣殺令王貞之進

攻陰平陰平太守沈法興焚城遁走道濟遣軍擊飛龍斬之初道濟以五城人帛氐奴梁顯爲參軍督護費謙固執不與遠方商人多至蜀土資貨或有直數百万者謙等限布絲綿各不得過五十斤馬無善惡限蜀錢二万府又立冶一斷私民鼓鑄而貴賣鐵器商旅吁嗟百姓咸欲爲亂氐奴既懷恚忿因聚黨爲盜賊其年七月道濟遣羅習爲五城令氐奴等謀曰羅令是使君腹心而卿猶有作賊盜不止者一旦發露則爲

禍不測宜結要盟誓共相禁檢乃殺牛盟誓俄而
氐奴及趙廣等唱曰官禁殺牛而村中公違法
禁旃使羅令白使君疑吾徒更欲作賊則無餘
類矣因詐言司馬殿下猶在陽泉山中若能共
建大事則功名可立不然立滅不久衆既樂亂
因相率從之得數千人復向廣漢道濟遣參軍
程展會治中李抗之五百人擊之並爲所殺賊
於是逕向涪城巴西人唐頻聚衆應之寧遠將軍
巴西梓潼二郡太守王懷業再遣軍拒之戰敗

失利懷業及司馬南漢中太守𡙡處伯並棄城
走涪陵太守阮惠江陽太守杜玄起遂寧太守
馮遷聞涪城不守並委郡出奔蜀土僑舊翕
然並反道濟惶懼乃免吳兵三十六營以爲平
民分立宋興宋寧二郡又招集商賈及免道俗
奴僮東西勝兵可有四千人賊衆數万屯城西
及城北道濟嬰城自守趙廣本以譎詐聚兵頭
兵城下不見飛龍各欲分散廣懼乃將三千人
及羽儀詐其衆去迎飛龍至陽泉寺中謂道人

程道養曰但自言是飛龍則坐享富貴君不從
即日便斬頭道養惶怖許諾道養袍穿人也廣
改名爲龍興號爲蜀王車騎大將軍益梁二州
牧建號泰始元年備置百官以道養弟道助爲
驃騎將軍長沙王鎮涪城廣自號鎮軍帛氏奴
征虜將軍梁顯鎮北將軍同黨大帥張寧秦州
刺史嚴遐前將軍奉道養還成都衆十餘万四
面圍城就道濟索貫謙張熙曰但送此人來我
等自不復作賊道濟遣中兵參軍裴方明任浪

之各將千餘人出西門戰皆失利十一月方明
等復出戰破賊營焚其積聚賊黨江陽人楊
孟子領千餘人屯城南道濟參軍梁儁之統南
樓屢與孟子交言因投書曉以禍福要使入城
孟子許諾入見道濟道濟大喜即板爲主簿遣
子爲任克期討賊趙廣知其謀孟子懼將所領
奔晉原晉原太守文仲興拾得二千餘人與孟子
并力自固廣遣同黨袁玄子攻晉原爲仲興所
殺廣又遣帛氏奴攻之連戰仲興軍敗及孟子

竝死方明復出東門破賊三營斬首數百級賊雖敗已復還合方明復僞出北門仍回軍擊城東大營殺千餘人斬僞僕射蔡滔時天大霧方明等復揚聲出東門而潛自北門出攻城北城西諸營賊衆大潰於是奔散道養收合得七千人還廣漢趙廣以別卒五千餘人還涪城初別駕張熙說道濟令糶太倉穀賊以九月末圍城至十二月末禀粮便盡方明將二千人出城求食爲賊所敗匹馬獨還賊因追之衆復大集方

明夜於城西縋上道濟爲設食饋不能飡食唯泣
涕而已道濟時有疾已篤自力慰勉之曰卿非
大丈夫小敗何苦賊勢既衰臺兵垂至但令卿
還何憂於賊即減左右數十人配之賊城外云
方明已死可來取喪城中大恐道濟夜列炬火
方明自出衆見之乃安道濟悉出財物於北射
堂令方明募人時城中或傳道濟已亡莫有至
者粱儁之說道濟曰將軍氣息緜緜而外論
互有同異今軍師屢敗妖寇未殄若一旦不虞

則危禍立至宜稱小損聽左右給使暫出不然敗矣道濟從之即喚左右三十餘人告之曰吾疾久汝等扶侍疲勞今既小損各聽歸家休息喚復還給使既出其父兄皆問使君亡來幾日子弟皆言君漸差誰言亡者傳相告語城內乃安由是應募者一日千餘人十年正月賊衆大至攻逼成都道濟卒梁儁之與方明等及其故舊門生數人共埋尸於後齋使書與道濟相似者爲教命酬答籤疏不異常日故雖母

妻不知也二月道養於毀金橋外壇郊天方就
柴燎方明將三千人出擊之賊列陣營前死戰
日夕乃大敗臨陣斬僞征虜將軍趙石之等
八百餘級道養等退保廣漢是月平西將軍
臨川王義慶以揚武將軍巴東太守周籍之即
本號督巴西梓潼宕渠遂寧巴郡五郡諸軍
事巴西梓潼二郡太守率平西參軍費淡龍驤
將軍羅猛二千人援成都廣漢等屯據廣漢分守
郫川連營百數處處屯結籍之與方明及費淡

等攻郪尅之廣等退據郡城傍竹自固羅猛率隊主王盱等并力追討張尋自涪城率衆二万來助廣等方明淡斬竹開逕邀之戰敗退還郪縣廣等又移營屯箭竿橋方明等破其六營乘勝追奔逕至廣漢廣等走還涪及五城四月十日發道濟喪五月方進軍向涪城張尋唐頻渡水拒戰方明擊破之生擒僞驃騎將軍雍秦二州刺史司馬龍伸斬之龍伸道助也州吏嚴道度斬嚴遐首廣等並奔散涪蜀皆平俄而張尋

攻破陰平復與道養合帛氏奴攻廣漢費淡督將軍种松等與戰斬其梁州刺史杜承等百餘級九月益州刺史甄法崇至成都誅費謙之道濟喪及方明等並東反道養等領二千餘家逃于郪山其餘羣賊亦各擁戶藏竄出為寇盜不絕十三年六月太祖遣寧朔將軍蕭汪之統軍討之軍次郪口帛氏奴斬偽衞將軍司馬飛燕歸降汪之擊破道養道養還入郪山十四年四月趙廣張尋梁顯各率部曲歸降偽輔國將軍

王道恩斬道養送首餘黨悉平遷趙廣張尋等於京師十六年廣尋復與國山令司馬敬琳謀反伏誅先是道濟振武司馬蜀郡太守任薈之雖不任軍事事寧以爲正員郎裴方明虎賁中郎將仍爲義慶平西中兵參軍龍驤將軍河東太守費淡太子屯騎校尉周籍之後爲益州刺史粹族弟損字子騫衛將軍毅從父弟也父鎮之字仲德以毅貴歷顯位閑居京口未嘗應召常謂毅汝必破我家毅甚憚之毎還京未嘗敢

以羽儀人從入鎮之門左光祿大夫徵不就元嘉二年年九十餘卒於家損元嘉中歷職義興太守東土殘飢太祖遣揚州治中沈演之東入賑卹以損綏撫有方稱爲良守官至吳郡太守追贈太常

史臣曰帝王受命自非以功靜亂以德濟民則其道莫由也自三代以來醇風稍薄成功濟務尊出權道雖復負扆南面比號軒犧莫不自謝風率由霸德高祖屈起布衣非藉民譽義

無曹公英傑之傑之響又關晉氏輔魏之基豈驅烏合不崇朝而制國命功雖有餘而德未足也是故王謐以內懼流奔王綏以外侮成釁若非樹奇功於難立震大威於四海則不能承配天之心義熙以後大功仍建自桓温矜旆所臨莫不獻珍受朔及金墉請吏元勳將舉九命之禮既行代終之符已及方復觀兵函渭用師天險獨克之舉振古難稱若使閉門反戢兵兵散地後敗責其前功一眚虧其盛業豈復得以黃屋朱

戶爲裒晉之貞臣平及其靈威薄震重關莫守故知英筭所苞先勝而後戰也王鎭惡推鋒直指前無彊陳爲宋方叔壯矣哉

列傳第五

宋書四十五





列傳第六　　宋書四十六

臣沈約新撰

趙倫之

到彥之 闕

王懿

張劭

趙倫之字幼成下邳僮人也武穆皇后之弟幼孤貧事母以孝稱武帝起兵以軍功封閬中縣五等侯累遷雍州刺史武帝北伐倫之遣順陽

太守傅弘之扶風太守沈田子出嶢柳大破姚泓於藍田及武帝受命以佐命功封霄城縣侯安北將軍鎮壘襄陽少帝即位徵拜護軍元嘉三年拜鎮軍將軍尋遷左光祿大夫領軍將軍倫之雖外戚貴盛而以儉素自處性野拙人情世務多所不解久居方伯頗覺富盛入為護軍資力不稱以為見貶光祿大夫范泰好戲謂曰司徒公缺必用汝老奴我不言汝資地所任要是外戚高秩次第所至耳倫之大喜每載酒肴詣

泰五年卒子伯符嗣

伯符字潤遠少好弓馬倫之在襄陽伯符爲竟陵太守時竟陵蠻屢爲寇伯符征討悉破之由是有將帥之稱後爲寧遠將軍揔領義徒以居宮城北每有火起及賊盜輒身貫甲冑助郡縣赴討武帝甚嘉之文帝即位累遷徐兗二州刺史爲政苛暴吏人畏之若豺虎然而寇盜遠竄無敢犯境元嘉十八年徵爲領軍將軍先是外監不隷領軍宜相統攝者自有別詔至此始統

領焉二十一年轉豫州刺史明年爲護軍將軍復爲丹陽尹在郡嚴酷吏人苦之或至委叛被錄赴水而死典筆吏取筆不如意鞭五十子倩尚文帝第四女海鹽公主初始興王濬以潘妃之寵故得出入後宮遂與公主私通及適倩倩入宮而怒肆詈搏擊引絶帳帶事上聞有詔離婚殺主所生蔣美人伯符慙懼發病卒謚曰肅傳國至孫昴齊受禪國除

王懿字仲德太原祁人自言漢司徒允弟幽州

刺史懋七世孫也祖宏事石季龍父苗事符堅皆爲二千石仲德少沈審有意略通陰陽解聲律符氏之敗仲德年十七與兄叡同起義兵與慕容垂戰敗仲德被重創走與家屬相失路經大澤不能前因卧林中忽有青衣童兒騎牛行見仲德問曰食未仲德告飢兒去頃之復來攜食與之仲德食畢欲行會水潦暴至莫知所如有一白狼至前仰天而號號訖銜仲德衣因渡水仲德隨之獲濟與叡相及渡河至滑臺復爲

翟遼所留使爲將帥積年仲德欲南歸乃奔太山遼遣騎追之急夜行忽有炬火前導仲德隨之行百許里乃免晉太元末徙居彭城兄弟名犯晉宣元二帝諱並以字稱叡字元德北土重同姓謂之骨肉有遠來相投者莫不竭力營贍若不至者以爲不義不爲鄉里所容仲德聞王愉在江南是太原人乃往依之愉禮之甚薄因至姑孰投桓玄值玄簒見輔國將軍張暢言及世事仲德曰自古革命誠非一族然今之起者

恐不足以成大事元德果敢有智略武帝甚知之告以義舉使於都下襲玄仲德聞其謀謂元德曰天下之事不可不密應機務速不在巧遲玄每冒夜出入今若圖之正須一夫力耳事泄元德爲玄所誅仲德奔竄會義軍克建業仲德抱元德子方回出候武帝帝於馬上抱方回與仲德相對號泣追贈元德給事中封安復縣侯以仲德爲中兵參軍武帝伐廣固仲德爲前鋒大小二十餘戰每戰輒尅及盧循寇逼敗劉毅於

桑落帝北伐始還士卒創痍堪戰者可數千人
賊衆十萬舳艫百里奔敗而歸者咸稱其雄衆
議並欲遷都仲德正色曰今天子當陽而治明
公命世作輔新建大功威震六合妖賊豕突乘
我遠往既聞凱入將自奔散今自投草間則同
之匹夫匹夫號令何以威物義士英豪當自求
其主爾此謀若行請自此辭矣帝悅之以仲德
屯越城及賊自蔡洲南走遣仲德追之賊留親
黨范崇民五千人高艦百餘城南陵仲德攻之

大破崇民焚其舟艦收其散卒功冠諸將封新淦縣侯義熈十二年北伐進仲德征虜將軍加冀州刺史爲前鋒諸軍事冠軍將軍檀道濟龍驤將軍王鎮惡向洛陽寧朔將軍劉遵考建武將軍沈林子出石門寧朔將軍朱超石胡藩向半城咸受統於仲德仲德率龍驤將軍朱牧寧遠將軍竺靈秀嚴綱等開鉅野入河乃總衆軍進據潼關長安平以仲德爲太尉諮議參軍武帝欲遷都洛陽衆議咸以爲宜仲德曰非常

之事常人所駭今暴師日久士有歸心固當以建業爲王基俟文軌大同然後議之可也帝深納之使衞送姚泓先還彭城武帝受命累遷徐州刺史加都督元嘉三年進號安北將軍與到彥之北伐大破虜軍諸軍進屯靈昌津司兖既定三軍咸喜仲德獨有憂色曰胡虜雖仁義不足而凶狡有餘今斂戈北歸并力完聚若河氷冬合豈不能爲三軍之憂十月虜於委粟津渡河進逼金墉虎牢洛陽諸軍相繼奔走彥之聞

二城不守欲焚舟步走仲德曰洛陽既陷則虎牢不能獨全勢使然也今賊去我千里滑臺猶有彊兵若便舍舟奔走士卒必散且當入濟至馬耳谷口更詳所宜乃回軍沿濟南歷城步上焚舟弃甲還至彭城仲德與彥之並免官尋與檀道濟救滑臺糧盡而歸九年又爲鎮北將軍徐州刺史明年加領兖州刺史仲德三臨徐州威德著於彭城立佛寺作白狼童子像於塔中以河北所遇也十三年進號鎮北大將軍十五年

卒謚曰桓矦亦於廟立白狼童子壇每祭必祠之子正脩嗣爲家僮所殺

張卲字茂宗會稽太守裕之弟也初爲晉琅邪内史王誕龍驤府功曹桓玄徙誕於廣州親故咸離弃之惟卲情意彌謹流涕追送時變亂饑饉又饋送其妻子桓玄篡位父敞先爲尚書以咎事徵謬降爲廷尉卿及武帝討玄卲白敞表獻誠欵帝大說命署其門曰有犯張廷尉者以軍法論後以敞爲吴郡太守王謐爲揚州召卲

簿劉毅爲亞相愛才好士當世莫不輻湊
獨邵不往或問之邵曰主公命世人傑何煩多
問劉穆之聞以白帝益親之轉太尉參軍署長
流賊曹盧循寇逼京師使邵守南城時百姓臨
水望賊帝怪而問邵邵曰若節鉞未反奔散之
不暇亦何能觀望今當無復恐耳尋補州主簿
邵悉心政事精力絕人及誅劉藩邵時在西州
直廬即夜誡衆曹曰大軍當大討可各修舟船
倉庫及曉取辦旦日帝求諸簿署應時即至怪

問其速諸曹荅曰昨夜受張主簿處分帝曰張
邵可謂同我憂慮矣九年世子始開征虜府補
邵録事參軍轉號中軍遷咨議參軍領記室十
二年武帝北伐邵請見曰人生危脆必當遠慮
穆之若邂逅不幸誰可代之尊業如此茍有不
諱事將如何帝曰此自委穆之及卿耳青州刺
史檀祗鎮廣陵時滁州結聚亾命祗率衆掩之
劉穆之恐以爲變將發軍邵曰檀韶據中流道
濟爲軍首若疑狀發露恐生大變宜且遣慰勞

以觀其意既而祇果不動及穆之卒朝廷恇懼便欲發詔以司馬徐羨之代之邵對曰今誠急病任終在徐且世子無專命宜須北咨信反方使世子出命曰朝廷及太府事悉咨徐司馬其餘啓還武帝重其臨事不撓有大臣體十四年以世子鎮荆州邵諫曰儲貳之重四海所繫不宜處外敢以死請從之文帝爲中郎將荆州刺史以邵爲司馬領南郡相衆事悉決於邵武帝受命以佐命功封臨沮伯分荆州立湘州以邵

爲刺史將署府邵以爲長沙内地非用武之國置署妨人乖爲政要帝從之謝晦反遣書要邵邵不發函馳使呈帝元嘉五年轉征虜將軍領寧蠻校尉雝州刺史加都督初王華與邵有隙及華參要親舊爲之危心邵曰子陵方弘至公必不以私𨼆害正義是任也華實舉之及至襄陽築長圍修立隄堰開田數千頃郡人賴之富贍丹淅二州蠻屢爲寇邵誘其帥因大會誅之悉掩其徒黨旣失信羣蠻所在竝起水陸斷

絕子敷至襄陽定省當還都羣蠻伺欲取之會蠕蠕國遣使朝貢賊以為敷遂執之邵坐降號揚烈將軍江夏王義恭鎮江陵以邵為撫軍長史持節南蠻校尉坐在雝州營私蓄取贓貨二百四十五萬下廷尉免官削爵土後為吳興太守卒追復爵邑謚曰簡伯邵臨終遺命祭以菜果葦席為轜車諸子從焉子敷演敬有名於世

敷字景胤生而母亡年數歲問知之雖童蒙便有感慕之色至十歲許求母遺物而散施已盡

唯得一扇乃緘録之每至感思輙開笥流涕見
從母悲感嗚咽性剴貴風韻端雅好玄言善屬
文初父邵使與南陽宗少文談繋象往復數番
少文每欲屈握麈尾歎曰吾道東矣於是名價
日重武帝聞其美召見奇之曰眞千里駒也以
爲世子中軍參軍數見接引累遷江夏王義恭
撫軍記室參軍義恭就文帝求一學義沙門會
敷赴假江陵入辭文帝令以後車載沙門往謂
曰道中可得言晤敷不奉詔上甚不說遷正員

中書郎敷小名査眞父邵小名梨文帝戲之曰査何如梨敷曰梨爲百果之宗査何可比中書舍人狄當周赳竝管要務以敷同省名家欲詣之赳曰彼恐不相容接不如勿往當曰吾等竝已員外郎矣何憂不得共坐敷先設二牀去壁三四尺二客就席敷呼左右曰移我遠客赳等失色而去其自標遇如此善持音儀盡詳緩之致與人別執手曰念相聞餘響久之不絶張氏後進皆慕之其源起自敷也遷黃門侍郎始興王

濬後將軍司徒左長史未拜父在吳興亡成服凡十餘日方進水漿葬畢不進鹽菜遂毀瘠成疾伯父茂度每譬止之歎益更感慟絕而復續茂度曰我比止汝而乃益甚自是不復往來朞年而卒孝武即位旌其孝道追贈侍中改其所居爲孝張里敷弟柬襲父封位通直郎柬有勇力手格猛獸元凶以爲輔國將軍孝武至新亭柬出奔墜淮死子式嗣

暢字少微邵兄偉之子也偉少有操行爲晉琅

邪王國郎中令從王至洛還京都武帝封藥酒一甖付偉令密加鴆毒受命於道自飲而卒暢少與從兄敷演敬齊名爲後進之秀起家爲太守徐佩之主簿佩之被誅暢馳出奔赴制服盡哀時論美之弟枚嘗爲猘犬所傷醫者云食蝦蟇可療枚難之暢含笑先嘗枚因此乃食由是遂愈累遷太子中庶子孝武鎮彭城暢爲安北長史沛郡太守元嘉二十七年魏主托跋燾南征太尉江夏王義恭統諸軍出鎮彭城虜衆近

城數十里彭城衆力雖多而軍食不足義恭欲
棄彭城南歸計議彌日不定時歷城衆少食多
安北中兵參軍沈慶之議欲以車營爲函箱陳
精兵爲外翼奉二王及妃媛直趨歷城分城兵
配護軍將軍蕭思話留守太尉長史何勗不同
欲席卷奔鬱州自海道還都二議未决更集
羣僚議之暢曰若歷城鬱州可至下官敢不高
讚今城內乏食人無固心但以關扃嚴密不獲
走耳若一搖動則潰然奔散雖欲至所在其可

得乎今食雖寡然朝夕未至窘乏豈可捨萬全之術而即危亡之道此計必行下官請以頸血汙君馬跡孝武聞暢議謂義恭曰張長史言不可違也義恭乃止魏主既至登城南亞父塚於戲馬臺立氈屋先是隊主蒯應見執其日晡時遣送應至小市門致意求甘蔗及酒孝武遣送酒二器甘蔗百挺求駱駝明日魏主又自上戲馬臺復遣使至小市門志與孝武相見遣送駱駝并致雜物使於南門受之暢於城上與魏尚書

李孝伯語孝伯問君何姓荅曰姓張孝伯曰張長史平暢曰君何得見識孝伯曰君名聲遠聞足使我知城內有具思者甞在魏義恭使視知是孝伯乃開門餉物魏主又求酒及甘橘孝武又致螺盃雜物南土所珍魏主復令孝伯傳語曰魏主有詔借博具暢曰博具當爲申致有詔之言正可施於彼國何得施之於此孝伯曰以隣國之臣耳孝伯又言太尉鎮軍久闕南信殊當憂邑君遣信當爲護送暢曰此中間道甚多亦

不須煩魏孝伯曰亦知有水路似為白賊所斷
暢曰君箸白衣故號白賊也孝伯笑曰今之白
賊亦不異黃巾赤眉但不在江南耳又求博具
俄送與魏主又遣送氈及九種鹽并胡豉云此
諸鹽各有宜白鹽是魏主所食黑者療腹脹氣
滿刮取六銖以酒服之胡鹽療目痛柔鹽不用
食療馬脊創赤鹽駮鹽臭鹽馬齒鹽四種並
不中食胡豉亦中噉又求黃甘并云魏主致意
太尉安北何不遣人來問覲我儀貌察我為人

暢又宣旨答曰魏王形狀才力久爲來往所見李尚書親自銜命不忍彼此不盡故不復遣又云魏主恨向所送馬殊不稱意安北若須大馬當送之脫須蜀馬亦有佳者暢曰安北不乏良駟送在彼意此非所求義恭又送炬燭十挺孝武亦致錦一匹又曰知更須黃甘若給彼軍即不能足若供魏王未當乏絕故不復致孝伯又曰君南土膏粱何爲著屩君且如此將士云何暢曰膏粱之言誠以爲愧但以不武受命統軍

戎陣之間不容緩服魏主又遣就二王借箜篌琵琶等器及棊子孝伯足詞辯亦北土之美暢隨宜應答甚爲敏捷音韻詳雅魏人美之時魏聲云當出襄陽故以暢爲南譙王義宣司空長史南郡太守元凶弑逆義宣發哀之日即便舉兵暢爲元佐舉哀畢改服著黃袴褶出射堂簡人音儀容止衆皆矚目見者皆爲盡命事平徵爲吏部尚書封夷道縣侯及義宣有異圖蔡超等以暢人望勸義宣留之乃解南蠻

校尉以授暢加冠軍將軍領丞相長史暢遣門生茍僧寶下郡因顏竣陳義宣釁狀僧寶有私貨止巴陵不時下會義宣起兵津路斷絶遂不得前義宣將爲逆使嬖人翟靈寶告暢暢陳必無此理請以死保之靈寶還白義宣云暢必不可回請殺以徇衆賴丞相司馬竺超之得免進號撫軍別立軍部以收人望暢雖署文檄飲酒常醉不省其事及義宣敗於梁山暢爲軍人所掠衣服都盡遇右將軍王玄謨乘輿出營暢已

得敗衣遂排玄謨上與玄謨甚不悦諸將請殺之隊主張榮救之得免執送都下付廷尉見原起爲都官尚書轉侍中孝武宴朝賢暢亦在坐何偃因醉子彊暢信奇才也與義宣作賊而卒無咎苟非奇才安能致此暢曰太初之時誰黃其閤帝曰何事相苦初尚之爲元凶司空及義師至新林門人皆逃尚之父子共洗黃閤故暢以此譏之孝建二年出爲會稽太守卒謚曰宣暢愛弟輯臨終遺命貴輯合墳時議非之弟悦取

有美稱歷侍中臨海王子瑣前將軍長史南郡太守晉安王子勛建僞號召拜爲吏部尚書與鄧琬共輔僞政及事敗悅殺琬歸降復爲太子中庶子後拜雍州刺史泰始六年明帝於巴郡置三巴校尉以悅補之加持節輔師將軍領巴郡太守未拜卒暢子浩官至義陽王昶征北諮議參軍浩弟淹黃門郎封廣晉縣子太子左衛率東陽太守逼郡吏燒臂照佛百姓有罪使禮佛贖刑動至數千拜免官禁錮起爲光祿勳與

晉安王子勛同逆軍敗見殺焉

列傳第六　宋書四十六

臣穆等案高氏小史趙倫之傳下有到彥之傳而此書獨闕約之史法諸帝稱廟號而謂魏爲虜令帝稱帝號魏稱魏主與南史體同而傳末又無史臣論疑非約書然其辭差與南史要故將存焉

列傳第七　　宋書四十七

臣沈　約　新撰

劉懷肅

孟懷玉　懷玉弟龍符

劉敬宣

檀祗

劉懷肅彭城人高祖從母兄也家世貧窶而躬耕好學初爲劉敬宣寧朔府司馬東征孫恩有戰功又爲龍驤司馬費令聞高祖起義棄縣來

奔京邑平定振武將軍道規追桓玄以懷肅爲司馬玄留何澹之郭銓等戍桑落洲進擊破之潁川太守劉統平除高平太守玄既死從子振大破義軍於楊林義軍退尋陽懷肅與江夏相張暢之攻澹之於西塞破之僞鎮東將軍馮該戍夏口東岸孟山圖據魯山城桓仙客守月壘皆連壁相望懷肅與道規攻之躬擐甲胄陷二城馮該走石城生擒仙客義熙元年正月振敗走道規遣懷肅平石城斬馮該及其子山靖子

月神振復襲江陵荆州刺史司馬休之出奔懷肅自雲杜馳赴日夜者行七日而至振勒兵三萬旗幟蔽野躍馬橫矛躬自突陳流矢傷懷肅頷衆懼欲奔懷肅瞋目奮戰士氣益壯於女士卒爭先臨陣斬振首江陵既平休之反鎮爲懷肅手曰微子之力吾無所歸矣僞輔國將軍符嗣馬孫僞龍驤將軍金符青樂志等屯結軍夏懷肅又討之梟樂志等道規加懷肅督江夏九郡權鎮夏口除通直郎仍爲輔國將軍淮馬

歷陽二郡太守二年又領劉毅撫軍司馬軍郡如故以義功封東興縣侯食邑千戶其冬桓石綏司馬國璠陳襲於胡桃山聚衆爲寇懷肅率步騎討破之江淮閒羣蠻及桓氏餘黨爲亂自請出討既行失旨毅上表免懷肅官三年卒時年四十一追贈左將軍無子弟懷愼以子蔚祖嗣封官至江夏内史蔚祖卒子道存嗣太祖元嘉末爲太尉江夏王義恭諮議參軍世祖伐元凶義軍至新亭道存出奔元凶殺其母以狗前

廢帝景和中爲義恭太宰從事中郎義恭敗以
黨與下獄死懷肅次弟懷敬澀訥無才能初
高祖產而皇妣殂孝皇帝貧薄無由得乳人議
欲不舉高祖高祖從母生懷敬未朞乃斷懷敬
乳而自養高祖高祖以舊恩懷敬累見寵授至
會稽太守尚書金紫光祿大夫懷敬子眞道爲
錢唐令元嘉十三年東土饑上遣揚州治中從
事史沈演之巡行在所演之上表曰宰邑敷政必
以簡惠成能莅職闡治務以利民著績故王奐

見紀於前外卿流稱於後竊見錢唐令劉眞道
餘杭令劉道錫皆奉公䘏民恪勤匪懈百姓稱
詠訟訴希簡又前翦蕩凶非屢能擒獲災水之
初餘杭高堤崩潰洪流迅激勢不可量道錫躬
先吏民親執板築塘既還立縣邑獲全經歷諸
縣訪覈名實並爲二邦之首最治民之良宰上
嘉之各賜穀千斛以眞道爲步兵校尉十四年
出爲梁南秦二州刺史十八年氐賊楊難當侵
寇漢中眞道率軍討破之而難當寇盜猶不已

太祖遣龍驤將軍裴方明率禁兵五千受眞道節度十九年方明至武興率太子積弩將軍劉康祖後軍參軍梁坦陳彌裴肅之安西參軍段叔文魯尚期始興王國常侍劉僧秀綏遠將軍馬洗振武將軍王奐之等進次潭谷去皐蘭數里難當遣其建節將軍苻弘祖啖元等固守皐蘭鎭北將軍苻德義於外爲游軍難當子撫軍大將軍和重兵繼其後方明進擊大破之於濁水斬弘祖并三千餘級遣康祖追之過皐蘭

二千餘里和又遣德義祖戰康祖又大破之和退保脩城難當遣建忠將軍楊林振威將軍姚憲領二千騎就和方明又率諸將攻之和敗走追至赤亭難當席卷奔叛方明遣康祖直趣百頃僞丞相楊萬壽等一時歸降難當第三息虎先戍陰平難當既走虎逃竄民間生禽之送京都斬于建康市秦州刺史胡崇之西鎮百頃行至濁水爲索虜所邀擊敗没以眞道爲建威將軍雝州刺史方明輔國將軍梁南秦二州刺史方明

辭不拜詔曰往年氏豎楊難當造爲叛亂俛首
者衆其長史楊萬壽建節將軍姚憲情不違順
屢進矢言及凶醜宵遁闔境崩擾建忠將軍呂
訓衛倉儲以俟王師寧朔將軍姜檀果烈懇到
志在宣力濁水之捷厥庸顯然近者協贊義奮
乃心無替洛陽符昭誠係本朝亦同斯舉俘擒
僞將獨克武興推鋒致效隕命寇手竝事著屯
險感于予懷宜蒙旌敘榮慰存亡可贈萬壽龍
驤將軍昭武都太守憲補員外散騎侍郎訓駙

馬都尉奉朝請檀征西大將軍司馬仇池太守
宜竝內徙可符雝梁二州厚加贍卹呂訓略氏
人呂先子也又詔曰故晉壽太守姜道盛前討
仇池志輸誠力即戎著效臨財能清近先登濁
水殞身鋒鏑誠節俱亮矜悼于懷可贈給事中
賜錢千萬道盛注古文尚書行於世眞道方明
竝坐破仇池斷割金銀諸雜寶貨又藏難當善
馬下獄死劉康祖等繫免各有差方明河東人
爲劉道濟振武中兵參軍立功蜀土歷頻川南

平昌太守皆坐贓私免官

孟懷玉平昌安丘人也高祖玩晉河南尹祖淵右光祿大夫父綽義旗後爲給事中光祿勳追贈金紫光祿大夫世居京口高祖東伐孫恩以懷玉爲建武司馬豫義旗從平京城進定京邑以功封鄱陽縣侯食邑千户高祖鎮京口以懷玉爲鎮軍參軍下邳太守義熙三年出爲寧朔將軍西陽太守新蔡内史除中書侍郎轉輔國將軍領丹楊府兵戍石頭盧循逼京邑懷玉於

石頭岸連戰有功爲中軍咨議參軍賊帥徐道覆屢欲以精銳登岸畏懷玉不敢上及循南走懷玉與衆軍追躡直至嶺表徐道覆屯結始興懷玉攻圍之身當矢石旬月乃陷仍南追循循平又封陽豐縣男食邑二百五十户復爲太尉咨議參軍征虜將軍八年遷江州刺史尋督江州豫州之西陽新蔡汝南潁川司州之松滋六郡諸軍事南中郎將刺史如故時荆州刺史司馬休之居上流有異志故授懷玉此任以防之十一

年加持節丁父艱懷王有孝性因抱篤疾上表陳解不許又自陳弟仙客出繼喪主唯已乃見聽未去任其年卒官時年三十一追贈平南將軍子元卒無子國除懷王別封陽豐男子慧熙嗣坐廢祭祀奪爵慧熙巳宗嗣竟陵太守中大夫龍符懷王弟也驍果有膽氣幹力絕人少好游俠結客於閭里早爲高祖所知既克京城以龍符爲建武參軍江乘羅落覆舟三戰竝有功參鎮軍軍事封平昌縣五等子加寧遠將軍

淮陵太守與劉藩向彌征桓歆桓石康破斬之除建威將軍東海太守索虜斛蘭索度眞侵邊彭沛騷擾高祖遣龍符建威將軍道憐北討一戰破之追斛蘭至光水溝邊被創奔走高祖伐廣固以龍符爲車騎將軍加龍驤將軍廣川太守統步騎爲前鋒軍達臨朐與賊爭水龍符單騎衝突應手破散即據水源賊遂退走龍符乘勝奔逐後騎不及賊數千騎圍繞攻之龍符奮矟接戰每一合輒殺數人衆寡不敵遂見

害時年三十三高祖深加痛悼追贈青州刺史
又表曰故龍驤將軍廣川太守孟龍符忠勇果
毅隕身王事宜蒙甄表以顯貞節聖恩嘉悼寵
贈方州龍符投袂義初前驅效命推鋒三捷每
爲衆先及西剿桓歆北殄索虜朝議爵賞未及
施行會今北伐復統前旅臨朐之戰氣冠三軍
于時逆徒寔繁控弦掩澤龍符匹馬電躍所向
摧靡奮戈深入知死弗吝賊超乖遁依險烏聚
大軍因勢方軌長驅考其庸績豫參濟不竊謂

宜班爵土以襃勳烈乃追封臨沅縣男食邑五百戶無子弟仙客以子微生嗣封太祖元嘉中有辠奪爵徙廣州以微生弟彥祖子佛護襲爵齊受禪國除孝武大明初諸流徙者悉聽還本微生巳死子係祖歸京都有筋幹異力能儋負數人入隸羽林爲殿中將軍二秊索虜寇青兾世祖遣軍援之係祖自占求行戰於杜梁挺身入陳所殺狼籍遂見殺詔書追贈潁川郡太守

劉敬宣字萬壽彭城人漢楚元王交後也祖建

征虜將軍父牢之鎮北將軍敬宣八歲喪母晝夜號泣中表異之輔國將軍桓序鎮蕪胡牢之參序軍事四月八日敬宣見衆人灌佛乃下頭上金鏡以爲母灌因悲泣不自勝序歎息謂牢之曰卿此兒既爲家之孝子必爲國之忠臣起家爲王恭前軍參軍又參會稽世子元顯征虜軍事隆安二年王恭起兵於京口以誅司馬尚之兄弟爲名牢之時爲恭前軍司馬輔國將軍晉陵太守置佐領兵而恭以豪戚自居甚相陵忽

牢之心不能平及恭此舉使牢之爲前鋒太傅會稽王道子與牢之書備言禍福使以兵反恭牢之呼敬宣謂曰王恭昔蒙先帝殊恩今居伯舅之重義心未彰唯兵是縱吾不能審恭事捷之日必能奉戴天子緝穆宰相與不今欲奉國威靈以明逆順汝以爲何如敬宣曰朝廷雖無成康之隆未有桓靈之亂而恭怙亂阻兵志陵京邑大人與恭親無骨肉分非君臣雖共事少時意好不恊今日討之於情何有牢之至竹里斬

恭大將顔延遣敬宣率高雅之等還京襲恭恭
方出城耀軍馳騎横擊之一時散潰元顯進號
後將軍以敬宣為諮議參軍加寧朔將軍三年
孫恩為亂東土騷擾牢之自表東討軍次虎疁
賊皆死戰敬宣請以騎傍南山趣其後吳賊畏
馬又懼首尾受敵遂大敗進平會稽尋加臨淮
太守遷後軍從事中郎五年孫恩又入浹口高祖
戍句章賊頻攻不能拔敬宣請往為援賊恩於
是退遠入海是時四方雲擾朝廷微弱敬宣每

慮艱難未已高祖既累破妖賊功名日盛故敬宣深相憑結情好甚隆元顯進號驃騎敬宣仍隨府轉軍郡如故元顯驕婬縱肆羣下化之敬宣每預燕會未嘗飲酒調戲之来無所酬答元顯甚不說尋進號輔國將軍餘如故元興元年牢之南討桓玄元顯為征討大都督日夜昏酣牢之驟詣門不得相見帝出餞行方遇公坐而已桓玄既至溧洲遣信說牢之牢之以道子昏闇元顯淫凶慮平玄之日亂政方始假手於玄誅除執

政然後乘玄之隙可以得志於天下將許玄降敬宣諫曰方今國家亂擾四海鼎沸天下之重在大人與玄玄藉先父之基據荆南之勢雖無姬文之德實爲參分之形一朝縱之使陵朝廷威望既成則難圖也董卓之變將生於今牢之怒曰吾豈不知今日取玄如反覆手但平玄之後令我那驃騎何遣敬宣爲任玄拔爲其府諮議參軍玄既得志害元顯廢道子以牢之爲征東將軍會稽太守牢之與敬宣謀共襲玄期以

明旦值尒日大霧府門晚開日旰敬宣不至牢之謂所謀巳泄率部曲向白洲欲奔廣陵而敬宣還京口迎家牢之尋求不得謂巳爲玄所擒乃自縊死敬宣奔喪哭畢即渡江就司馬休之高雅之等祖奔洛陽往來長安各以子弟爲質求救於姚興與之符信令關東募兵得數千人復還至彭城間收聚義故玄遣孫無終討冀州刺史劉軌軌要敬宣雅之等共據山陽破之不剋又進昌平澗戰不利衆各離散乃俱奔鮮

卑慕容德敬宣素曉天文知必有興復晉室者
尋夢丸土服之既覺喜曰丸者桓也桓既吞矣
吾復本土乎乃結青州大姓諸省封并要鮮卑
大帥免逵謀滅德推休之爲主剋日垂發時劉
軌爲德司空大被委任雅之又欲要軌敬宣曰
此公年老吾觀其有安齊志必不動不可告也
雅之以爲不然遂告軌軌果不從謀頗泄相與
殺軌而去至淮泗間會高祖平京口手書召敬
宣左右疑其詐敬宣曰吾固知其然矣下邳不

誘我也即便馳還既至京師以劭宣爲輔國將軍晉陵太守襲封武岡縣男是歲安帝元興三年也桓歆率氐賊楊秋寇歷陽劭宣與建威將軍諸葛長民大破之歆單騎走渡淮斬楊秋於練固而還還遷疾威將軍江州刺史劭宣固辭言於高祖曰讎恥既雪四海清蕩所願反身草澤以終餘年恩遇不遣遂復偪俛即目所忝已爲優渥旦盤龍無忌猶未遇寵賢二弟位在尚卑一朝先之必貽朝野之責不許劭宣既至江州

課集軍糧搜召舟乘軍戎要用常有儲擬故
征諸軍雖失利退還據因之每即振復其年桓玄
兄子亮自號江州刺史寇豫章晃又遣符宏寇
廬陵敬宣並討破之初劉毅之少也爲敬宣寧
朔參軍時人或以雄傑許之敬宣曰人非常之
才當別有調度豈得便謂此君爲人豪邪其性
外寬而內忌自伐而尚人若一旦遭逢亦當以
陵上取禍耳毅聞之深以爲恨及在江陵知敬
宣還乃使人言於高祖曰劉敬宣父子忠國旣

昧今又不豫義始猛將勞臣方須叙報如敬宣
之比宜令在後若使君不忘平生欲相申起者
論資語事正可爲員外常侍耳聞已授其郡實
爲過優尋知復爲江州尤所駭惋敬宣愈不自
安安帝反正自表解職於是散徹賜給宅宇月
給錢三十萬髙祖數引與游宴恩款周洽所賜
錢帛車馬及器服玩好莫與比焉尋除冠軍將
軍宣城内史襄城太守宣城多山縣郡舊立屯
以供府郡費用前人多發調工巧造作器物敬

宣到郡悉罷私屯唯伐竹木治府舍而已亾叛多首出遂得三千餘戸高祖方大相寵任欲先令立功義熙三年表遣敬宣率衆五千伐蜀國子博士周祗書諫高祖曰自義旗之建所征無不必克此可謂天人交助信順之徵也今大難巳夷君臣俱泰頃五穀轉豐民無饑苦劫盜之患亦爲弭息此誠澌足無事宜大寧治本蜀賊宜平六合宜一非爲不爾也古人有言天時不如地利地利不如人和今往伐蜀萬有餘里泝

流天險動經時歲若此軍直指成都徑禽譙氏者復是將帥奮威一快之舉耳煢益土荒殘野無青草成都之内殆無孑遺計得彼利與令行軍之費不足相補也而今往艱險雨雪方降驅三州三吳之人投之三巴三蜀之土其中疾病死亡豈可稱計此一疑也賊必不守窮城將決力戰令我往勞困彼來甚逸若忽使師行不利人情波駭大勢挫衄此二疑也且千里饋糧士有饑色況今泝險萬里所在無儲若兵不解運

漕不繼雖韓白之將何以成功此三疑也今云
可征者云彼親離衆叛愚謂不然彼以一匹夫
而能致今日之事若衆力離散亦何以至此官
所遣兵皆烏合受募之人亦必無千人一心有
前無還矣爲治者固先定其內而理其外先安
其近而懷其遠自頃狂狡不息誅戮相繼未可
謂人和也天險如彼未可謂地利也毛脩之家
雖不雪不應以得死爲限劉敬宣蒙生存之恩
亦宜性命仰報今將軍欲驅二死之甘心而忽

國家之重計愚情竊所未安閫門之外非所宜豫苟其有心不覺披盡不從假敬宣節監征蜀諸軍事郡如故既入陝分遣振武將軍巴東太守温祚以二千人揚聲外水自率益州刺史鮑陋輔國將軍文處茂龍驤將軍時延祖由墊江而進敬宣率先士卒轉戰而前達遂寧郡之黃虎去成都五百里偽輔國將軍譙道福等悉衆距險相持六十餘日大小十餘戰賊固守不敢出敬宣不得進食糧盡軍中多疾疫死者太

半引軍還譙縱送毛璩一門諸喪其妻女文處
茂母何并諸士人喪柩浮之中流敬宣皆拯接
致歸爲有司所奏免官削封三分之一五年高
祖伐鮮卑除中軍諮議參軍加冠軍將軍從至
臨朐慕容超出軍距戰敬宣與兗州刺史劉藩
等奮擊大破之龍驤將軍孟龍符戰没敬宣并
領其衆圍廣固屢獻規略盧循過京師敬宣分
領鮮卑虎班突騎置陣甚整循等望而畏之遷
使持節督馬頭淮西諸軍郡事鎮蠻護軍淮南

安豐二郡太守梁國內史將軍如故循既走仍
從高祖南討轉左衛將軍加散騎常侍敬宣寬
厚善待士多伎藝弓馬音律無事不善時尚書
僕射謝混自負才地少所交納與敬宣相遇便
盡禮著歡或問混曰卿未嘗輕交於人而傾蓋
於萬壽何也混曰人之相知豈可以一塗限孔
文舉禮太史子義夫豈有非之者邪初敬宣回
師於蜀劉毅欲以重法繩之高祖既相任待又
何無忌明言於毅謂不宜以私憾傷至公若必

文致爲戮已當入朝以廷議決之毅雖止猶謂
高祖曰夫生平之舊豈可孤信光武悔之於龐
萌曹公失之於孟卓公宜深慮之毅出爲荆州
謂敬宣曰吾忝西任欲屈卿爲長史南蠻豈有
見輔意乎敬宣懼禍及以告高祖高祖笑曰但
令老兄平安必無過慮出爲使持節督北青州
軍郡事征虜將軍北青州刺史領清河太守尋
領冀州刺史時高祖西討劉毅豫州刺史諸葛
長民監太尉軍事貽敬宣書曰盤龍狼戾專恣

自取夷滅異端將盡世路方夷富貴之事相與
共之敬宣報曰下官自義熙以來首尾十載遂
忝三州七郡今此杖節常懼福過禍生實思避
盈居損富貴之旨非所敢當遣使呈長民書高
祖謂王誕曰阿壽故爲不負我也十一年正月
進號右將軍司馬道賜者晉宗室之賤屬也爲
敬宣參軍至高祖西征司馬休之道賜乃陰結
同府辟閭道秀及左右小將王猛子等謀反道
賜自號齊王以道秀爲青州刺史規據廣固舉

兵應休之敬宣召道秀有所論因屏人左右悉出戶猛子逡巡在後取敬宣備身刀殺敬宣時年四十五文武佐吏即討道賜猛子等皆斬之先是敬宣未死嘗夜與僚佐宴集空中有放一隻芒屩於坐中墜敬宣食槃上長三尺五寸已經人著耳鼻間並欲壞頃之而敗喪至高祖臨哭甚哀子祖嗣宋受禪國除

檀祗字恭叔高平金鄉人左將軍韶第二弟也少爲孫無終輔國參軍隨無終東征孫恩屢有

戰功復爲王誕龍驤參軍從高祖克京城參建
武軍事至羅落橋馮之戰没之後仍以馮之所
領兵配祗京邑既平參鎮軍事加振武將軍隸
振武大將軍道規追討桓玄每戰克捷江陵平
定道規遣祗征湞沔亡命桓道兒張靖符嗣等
皆悉平之除龍驤將軍秦郡太守北陳留内史
又爲寧朔將軍竟陵太守不拜破桓亮於長沙
將宏於湘東武陵内史庚悅疾病道規以祗代
悅加寧朔將軍封西昌縣侯食邑千户五年入

爲中書侍郎盧循逼京邑加輔國將軍領兵屯西明門外循退走祗率所領步道援江陵未發遇疾停八年遷右衛將軍出爲輔國將軍宣城內史即本號督江北淮南軍郡事青州刺史廣陵相進號征虜將軍加節十年亡命司馬國璠兄弟自北徐州界聚衆數百潛得過淮因天夜陰闇率百許人緣廣陵城得入叫喚直上聽事祗驚起出門將處分賊射之傷股乃入祗語左右賊乘闇得入欲掩我不備但打五鼓懼曉必

走矣賊聞鼓鳴謂為曉於是奔散追討殺百餘人祗降號建武將軍十一年進號右衛將軍十二年高祖北伐而亡命司馬寇涂(淦或作滁)中秦郡太守劉基求救分軍掩討即破斬之十四年宋國初建天子詔曰宋國始立內外草創禁旅王要揔司須才右將軍祗可為宋領軍將軍加散騎常侍祗性矜豪樂在外放恣不願內遷甚不得志發疾不自治其年卒廣陵時年五十一贈散騎常侍撫軍將軍謚曰威侯子歗嗣元熙中卒無

子祇次子劭紹封劭卒子宣明嗣宣明卒子逸嗣齊受禪國除

史臣曰劉敬宣與高祖恩結龍潛義分早合雖興復之始事隔逢迎而深期久要未之或爽隆赫之任義止於人存飾終之數無闕於身後恩禮之有厚薄者將有以乎

列傳第七　　宋書四十七